



性靈集便蒙

八波16
1.065
2



遍照發揮性靈集卷第二目錄

沙門勝道上補陀洛山碑一首

卷三十一大和州益田池碑一首

卷三十一大唐青龍寺故三朝國師碑一首



大觀青龍寺文三所四篇一首

大味代益田此縣一首

沙門祖師上卷詩各山賦一首

沙門祖師上卷詩各山賦一首

遍照發揮性靈集便蒙卷第二

沙門勝道歷山水瑩玄珠碑并序

勝道釋書有傳傳蓋依此篇故不此引焉智
者大師別傳曰初入天台歷遊山水莊子曰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
歸遺其玄珠口義曰玄珠道也今喻菩提

沙門遍照金剛文并書

大師撰文亦自書
之故云并後敘之

蘓巔鷲嶽異人所都達水龍坎靈物斯在

巔 蘓

釋文書

須彌山西域記曰蘇迷盧山唐言妙高舊曰
須彌又曰須彌樓皆訛四寶合成在大海中
據金輪上日月之所迴泊諸天之所游舍七
山七海環峙環列巔山頂也鷲嶽鷲峯也見
第一卷連水無熱池又曰瞻部洲之中地者
阿那婆答多池也唐言無熱惱舊曰阿耨達
池訛池也在香山之南太雪山北周八百里金
銀琉璃頗膩飾其岸焉大地菩薩以願力故
化為龍王於中潛宅出清冷水龍坎未詳指
何按西域記中多有龍池者不知其何也謝
靈運入彭蠡湖口詩曰靈物各珍怪異人祕
精魂銑曰此中多靈怪神異之人然皆祕其

精魂不可見也所以異人卜宅所以靈物化產豈徒

然乎請試論之郭璞江賦曰珍怪之所化產

化也產生也窟穴也宅居也今言卜居也在

彥升表註向日徒然空言也莊子曰請嘗試

言夫境隨心變心垢則境濁心逐境移境開

則心朗心境冥會道德玄存大月經疏曰內

地淨維摩經曰螺髻梵王對舍利弗言仁者心有高

下不依佛慧故見此土為不淨法苑珠林曰境

來熏心心應其境心境相成善惡業現李康運命論曰道德玄向至如能寂

常居以利見妙祥鎮住以接引提山垂迹孤

岸津梁並皆靡不依仁山託智水臺鏡瑩磨

俯應機水者也能寂能仁寂默妙祥妙吉祥

並見于第一卷頭陀寺碑曰

如來利見迦維託生王宮註周易曰利見大

人世說曰符宏叛來歸國謝太傅每加接引

地藏菩薩儀軌曰爾時釋迦牟尼佛在佉羅

提耶山與無量諸地藏菩薩俱法花玄義曰

由實相真本垂於俗迹孤岸補陀落迦山也

祖庭事死引西域記曰梵語寶陀落伽山此

言孤絕處觀自在菩薩所居之山今檢西域

記曰秣羅耶山東有布咀洛迦山山頂有池

池側有石天宮觀自在菩薩往來遊舍津梁

言常遊孤岸為世津梁也論語子曰知者樂

水仁者樂山註苞氏曰知者樂運才知以治

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仁者樂如山之安固

自然不動而萬物生也臺鏡物來則影現以

喻感應無私也大日經疏曰以身口意方便

俯應有沙門勝道者下野芳賀人也俗姓若

群機

神
カミ
シ
イ

田氏神遊救蟻之齡意清惜囊之齒

下野國名屬東

山道芳賀郡各救蟻謂為沙彌之時經律異相曰昔有一比丘得一神通有一沙彌年始八歲共住山中師知沙彌命餘七日在此亡者父母謂吾看視不快使其命終必懷怨恨即語沙彌汝可歸家八日早來沙彌歡喜去道逢大雨地有蟻孔流水欲入沙彌念曰我佛弟子一者慈心二者活生即便土壅決水令去八日晨還師遙見之怪七日應亡今何因緣即入三昧見其救蟻現世延壽謂言汝作大功德自知不沙彌言七日在家無他功

桎
申者
又項補
クニカ

德師言汝命應盡昨日以救蟻故現世增壽八十餘年沙彌歡喜信善有報出福報經又卷第七惜囊謂為比丘之後梵網古迹引涅槃曰菩薩護戒如護浮囊譬如有人帶持浮囊欲渡大海路逢羅刹乞索浮囊不可分與生死大海護戒浮囊煩惱鬼索不可小飲畏沒死故廣說如彼齒年也龜謂其高邁抱朴子曰陸士龍士衡曠世特秀超古邈今任彦昇薦士表曰桎枷四民之生事調飢三諦之神清氣茂

滅業

桎泥械枷項械也謂為累也莊子曰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已桎梏耶管子曰士

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生事即產業也
毛詩曰未見君子惄如調飢傳曰惄飢意也
調朝也三諦真俗中也滅滅厭聚落之轟轟
諦涅槃理業證滅之事業也

仰林泉之皓然
說文曰落居也莊子曰九落
之事疏曰九州聚落之事說

文曰轟轟群車聲也棲霞寺保恭請智者大
師疏曰林泉爽麗房宇繁紉晉書曰四望皓

然
粵有同州補陀洛山葱嶺挿銀漢白峯衝

碧落
古鈔古記曰補陀洛本名二荒山祭大
巴貴與健御名方為本宮新宮皆荒神

故名一記本宮味稱神傳及神社考並不載此說不
審一說春秋二時有大風雨故名二荒後改
日光者吳音相近也亦名補陀洛者倭語相
近也爾雅曰青謂之葱林木茂盛之自葱與
銀漢見第一卷碧落天也白孔六帖曰天開
碧落吉藏法師請智者大師講疏曰茲嶺宏

麗接漢連霞濬益
飛流衝天灌日

破雷腹而鼉吼翔鳳足而

羊角
毛詩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傳曰殷雷
聲也殷與腹山腹也說文曰鼉水蟲長

大類魚有足海物記曰鼉宵鳴如桴鼓今江
淮謂鼉鳴為鼉鼓其數應更矣謝玄暉詩註

淮謂鼉鳴為鼉鼓其數應更矣謝玄暉詩註

翰曰鳳翔謂飛高足山足也班婕妤賦曰願歸骨於山足兮依松柏之餘休淮南子曰馮夷大肉之御也乘雲車入雲霓扶搖於羊角而上高誘註曰扶搖如羊角曲縈而上也今言山高鳳尚在山

足扶搖如羊角也題題罕通人蹊也絕借問途途躋天台山賦曰始經魑魅之塗卒踐無人之境郭璞遊

振古未有攀躋者仙詩曰借問此何誰毛詩曰振古如茲傳曰振自己也攀引躋登也孔稚珪褚先生碑曰攀

途躋阻法師顧義成而興歎仰勇猛以策意師法

指勝道十住婆沙論曰應行四法名法師一廣博多學能持一切言辭章句二決定善知世間出世間諸法生滅相三得禪定智於諸經法隨順無諍四不增不損如所說行義成世尊小字也西域記曰薩婆曷刺他悉陀唐言一切義成舊云悉達訛也國清百錄蔡徵書曰仲尼是以興歎菩薩投身飼餓虎起塔因緣經曰昔佛遊乾陀越國毗沙門婆羅大城於北山巖陰下告阿難過去九劫時世無佛有一大國名乾陀摩提爾時有五通神仙道士名曰勇猛與五百弟子在此山上大巖窟中修禪行道志求菩提欲度眾苦教化天

下皆令修禪蕭子良淨行法
門日念念策心無時寧念

遂以去神護景

雲元年四月上旬跋上雪深巖峻雲霧雷迷

不能上也還住半腹三七日而却還

神護景
雲人王

第四十八王稱德天皇曆號
也史記註服虔曰草行曰跋

又天應元年四

月上旬更事攀陟亦上不得也

天應第四十
九王光仁帝

年號自神護景雲至此相去十五年昭
明太子開善寺法會詩曰攀桂陟松梁

二年

三月中奉為諸神祇寫經圖佛裂裳裹足并

命殉道緝負經像至于山麓

呂氏春秋曰裂
裳裹足日夜不

休孔氏書傳曰殉求也一謂以死從道也孟
子曰天下無道以身殉道註曰殉從也左思

魏都賦曰緝負齎贊
註向曰以繩繫籠

讀經禮佛一七日夜堅

發願曰若使神明有知願察我心我所圖寫

經及像等當至山頂為神供養以崇神威饒

群生福仰願善神加威毒龍卷霧山魅前導

助果我願我若不到山頂亦不到菩提如是

發願訖跨白雪之皚皚攀綠葉之璀璨左傳曰且

先君而有知也母寧夫人梁武帝斷酒肉文曰一切善神遍滿虛空道安魔王報檄曰雲

消霧卷跨渡也皚皚霜雪之白也班叔皮北征賦曰涉積雪之皚皚

左思南都賦曰布綠葉之萋萋天台山賦曰琪樹璀璨而垂珠濟曰璀璨光色也脚踏一半身

疲力竭願息信宿終見其頂一半謂半路也天台山賦曰陟

降信宿迄于仙都恍惚恍惚似夢似寤不因註翰曰再宿為信

乘杳忽入雲漢不嘗妙藥得見神窟恍惚失意負博

物志曰舊說云天河與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立飛閣於槎上

多齋糧食乘槎而去十餘日中猶觀星月日辰自後茫茫忽忽亦不覺晝夜去十餘日奄

至一處遙望宮中多見織婦見一丈夫牽牛渚次飲之問此是何處荅曰君還至蜀郡訪

巖君平則知之竟不下岸因還如期後至蜀
問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
月正是此人之到天河時也橫與香同毛詩曰俾
彼雲漢張文成遊仙窟曰此是神仙窟也

一喜一悲心魂難持論語曰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山之為

狀也東西龍臥彌望無極南北虎踞棲息有

興指妙高以為禱引輪鐵而作帶宋孝武清暑殿賦曰

虎踞龍蟠金陵之地休負固張衡西京賦曰彌望廣象註薛綜曰彌遠也相如上林賦曰

棲息乎其間左思吳都賦曰指衡嶽以鎮野

妙高見于生俱舍曰第七山外有大洲等此

外復有鐵輪圍山周匝如輪高三百一十二

踰縉那半也高雄草本作帶言還在山腰也

笑衡岱之猶卑晒崑香之又劣徐靈期衡山記曰南岳衡

山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上承冥宿銓德

鈞物故名衡山其山盤饒八百里高四千十

丈有七十二峯十洞十五巖三十八泉五經
通義曰泰山一曰岱宗言王者受命易姓報
功告成必于岱宗也東方萬物始交代處宗
長也言為群岳之長泰山記曰其山盤道屈

曲而上凡五十餘盤直上七里賴其透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繩索可得而登也自下至古封禪處凡四十里崑崙崙崙山見第一卷香香醉山俱舍曰此瞻部洲從中向北三處各有三重黑山有大雪山在黑山北大雪山山北有香醉山此山有香人馥便醉日出先

明月來晚人不假天眼萬里目前何更乘鶴

白雲足下千般錦華無機常織百種靈物誰

人陶冶

能見功用天眼見無遺梁元帝燕歌

俱舍曰肉眼於諸方被障細遠色無

行曰黃龍戎北花如錦陶猶作右爐北望則

有湖約計一百頃東西狹南北長表制集曰約計錢一

萬餘貫頃西顧亦有一小湖合有二十餘頃

眇坤更有一大湖纂計一千餘町東西不闊

南北長遠眇斜視也纂莫狄切說文曰覆也王制

井六尺為步百步為井四面高岑倒影水中百

性靈集卷二

十

種異莊木石自在

孫綽天台山賦曰或倒景於重溟註翰曰景影言此

山俯以臨深海山影倒在水中中異莊奇異莊節也謂異木怪石也

銀雪敷地

金華發枝池鏡無私萬色誰逃山水相映乍

看絕腸瞻仰未飽風雪趁人

丘遲望雪詩曰倏忽銀臺構沈

爛詩曰金華散黃蕊木華海賦曰繁絳揚華萬色隱鮮魏文帝燕歌行曰念君客游思斷腸今謂斷腸愛憐之甚也佇久立也毛詩曰瞻望弗及佇立以泣江文通雜體詩曰風雪

既經時趁逐也言逐人飛也

我結蝸菴于其坤角任之禮

懶勤經三七日已遂斯願便歸故居去延曆

三年三月下旬更上經五箇日至彼南湖邊

四月上旬造得一小船長二丈廣三尺即與

二三子棹湖游覽

我勝道也魏略曰楊沛前後宰歷城守不以私計介

意故身退之後家無餘積蝸牛廬居其中妻子凍餒古鈔曰此蝸菴乃中禪寺椎輪也禮

懺禮拜悔過也懺具云懺摩此云悔過若云懺悔者梵漢並稱也延曆第五十五王桓武皇帝曆號也自神護景雲元年延曆三年相去十八年論語註曰二三子謂諸弟子也

遍眺四壁神麗夥多東看西看汎濫自逸日

暮與餘強託南洲其洲則去陸二十丈餘方

圓三十丈餘諸洲之中羨華富焉元嗣宗詠懷詩曰廻

風吹四壁東都賦曰宮室光明闕庭神麗江文通雜詩曰汎濫北湖游蔡邕陳太丘碑

澹日

曰澹然自逸漢水記曰漢水有溫泉方圓數十步

復更游西湖去東

湖十五許里又覽北湖去南湖三十許里並

雖盡羨惣不如南論語曰盡美矣又盡善也其南湖則碧

水澄鏡深不可測千年松柏臨水而傾綠蓋

百圍檜杉竦巖而構緝樓西域記曰泉池澄鏡抱朴子曰千歲

松樹四邊枝起上梢不長望而視之有如偃蓋莊子曰太木百圍林氏曰義曰百圍木之大也兩手相擎曰圍韻

會曰一圍五寸又云一圍三寸又抱謂之圍江賦銑註曰竦亦立也徐陵孝義寺碑銘曰緝殿安座緝殿謂淨土宮殿也

五彩之花一株而雜色六時之鳥同響而異

阿彌陀經曰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雜色之鳥是諸象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白

鶴舞汀緝鳥戲水振翼如鈴吐音玉響松風

懸琴垞浪調鼓五音爭奏天韻八德澹澹自

貯應疎與尚書諸郎書曰飛騰閭闔振翼紫微禮斗威儀曰天下太平安寧鳳見其音

如鈴陸機演連珠曰朗笛疎而吐音百詠風詩曰松聲入夜琴說文曰垞小渚也五音宮商角徵羽天韻自然之音韻也八德八功德水俱舍曰一甘二冷三爽四輕五清淨六不臭七飲時不損喉八飲已不傷腹東京賦日淅水澹澹註說文曰澹澹水搖白也霧

帳雲幕時時難陀之幕星燈電炬數數普

香之把束梁簡文帝烏栖曲曰浮雲似漲月如鈎難陀龍王名法花文句曰難

陀此云歡喜跋此翻善兄弟常護摩竭提國雨澤以時國無飢年瓶沙王年為一會百姓

聞皆歡喜從此得名吳都賦曰纂歷江海之
流註翰曰纂歷草掩覆於岸而江海波流於
草下也歷音與今本香作光者誤矣高雄草
本作香法華文句曰普香是明星天子虛空
藏應化把束之字應燈炬之字
道安徵魔文曰把火共電競耀

見池中圓月

知普賢之鏡智仰空裡惠日覺遍智之在我

菩提心論曰一切有情悉含普賢之心我見
自心形如月輪大論曰以佛得正遍智惠故

託此勝地聊建伽藍名曰神宮寺住此修道

荏苒四祀

盧思道遼陽山寺願文曰乃建仁
祠于彼勝地伽藍具云僧伽藍摩

要覽曰或云僧伽羅摩此云眾園園者生植
之所佛弟子居之取生植道本聖果之義也
張茂先勵志詩曰日與月數荏苒
代謝註濟曰猶漸進也祀年也

七年四月

更移住北涯四望無尋沙場可愛

隋煬帝詩
曰四望滿

春暉梁簡文帝寒鳥
詩曰沙場弄羽衣

異華之色難名驚自奇

香之臭叵尋悅意靈仙不知何去神人髮鬢

如存念歲精之無記惜王侯之不遊

法苑珠林曰異

花間發光耀人目神人亦靈仙也幽通賦註銑曰鬚鬢不分明負歲精謂東方朔言朔著十洲記不載此勝境者何也漢武內傳曰西王母使者至東方朔死上以問使者對曰是木帝精為歲星下游人中以觀天下非陛下臣也故朔死歲星增明也孔德璋北山移文曰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思餓虎而不遇不游良曰幽人王孫隱者稱

訪子喬而適去

寂勝王經曰過去世時有一國主名曰大車太夫人誕生

三子太子名曰摩訶波羅次子名曰摩訶提婆幼子名曰摩訶薩埵是時大王為欲遊觀縱賞山林其三王子亦皆隨從為求花果捨父周旋至太竹林於中憩息有一虎產生七子纔經七日諸子圍繞飢渴所逼身形羸瘦將死第一王子作如是言哀哉此虎無暇求食飢渴所逼必還噉子薩埵王子言我今此身於百千生虛棄爛壞曾無所益云何不能捨以濟飢苦今當捨求無上涅槃還入林中脫去衣服於餓虎前委身而臥虎無能為菩薩即上高山投身于地即以竿竹刺頸出血漸近虎邊既見菩薩頸下血流即便舐血噉

肉皆盡唯留餘骨
子喬見第一卷
觀華藏於心海念實相於

眉山
華嚴經曰不可說佛刹微塵數香水海
在華藏世界海中如天帝網分布而住

長者合論曰華藏世界乃毘盧如來因地修
行果報之境觀無量壽經曰眉間白毫右旋

婉轉如五須彌山佛眼如四大海水青白分
明今言臨水觀心海之華藏眺山念白毫之

實相
也
溘蘿遮寒陰葉避暑喫菜喫水樂在中

乍不作丁出塵外
說文曰溘積也遮寒謂為
衣也楚辭曰被薜荔兮帶

女蘿爾雅疏曰在木為女蘿在草為莨絲論

語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

中矣孔安國曰蔬食菜食也梁宣帝遊七山

寺賦曰其徒眾則乍遊乍處乍見第一卷

唐高僧傳道積曰沙門塵

外之賓今言離世塵也
九臯鶴聲易達于

天去延曆中栢原皇帝聞之便任上野國講

師
九臯鶴見第一卷桓武帝葬于山城國栢
原陵故號栢原天皇也本朝古者擢有智

行之僧任
利他有時虛心逐物
有時謂乘時

諸國講師
也徐陵傳大

土碑曰一相無相之
懷虛已虛心之德
又建立華嚴精舍於都

賀郡城山就此往彼利物弘道
城山今名城
村華嚴寺尚

見在焉安十一面大悲像傳道公手親刻彫
者靈祐寺誥曰非麤暴者所居故云精舍也
此謂補陀洛彼
去大同二年國有陽九州司
即華嚴寺也

令法師祈雨師則上補陀洛山祈禱應時其

雨霽霽百穀豐登所有佛業不能縷說
大同
第五

九九七五二三三

十一王平城天皇元號漢書律曆志曰十九
歲為一章四章為一部二十部為一統三統
為一元則一元有四千五百六十歲初入元
一百六歲有陽九謂旱九年次三百七十四
歲陰九謂水九年以一百六歲并二百七十
四歲為四百八十歲次四百八十歲有陽九
謂旱九年次七百二十歲陰七謂水七年次
七百二十歲陽七謂旱七年次六百歲陰五
謂水五年次六百歲陽五謂旱五年次四百
八十歲陰二次四百八十歲陽三此一元之
氣終毛詩曰以御田祖以祈其雨霽霽雨盛
貞楊雄甘泉賦曰雲飛揚兮雨霽霽毛詩曰

似載南畝播厥百穀豐多也
登熟也縷觀縷也委曲良
咨日車難駐人

間易變從心忽至四蛇虛羸攝誘是務能事

畢矣 劭陵王贈言賦曰惜日車之不駐論語
日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四蛇見第

一卷劉勰石城寺碑曰起攝誘之權現
戲遊之乃周易曰天下之能事畢矣 前下

野伊博士公與法師善秩滿入京 伊姓伊吉
博士教授職也按令義解國博士國別各一
人階無位稱公者後漢鄭玄傳曰公者仁德之

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任版汎舟東谿詩曰秩
滿余謝病國博士秩滿未詳之若准國司者
續日本紀光仁執曰歷任五年已上一皆
解却其未秩滿者每滿五年解任放上一于

時法師歎勝境之無記要屬文於余筆伊公

與余故固辭不免課虛拙毫乃為銘曰 漢書
誼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
屬謂綴輯之也故舊也漢書高祖詔曰燕王
紹與吾有故尚書曰禹拜稽首固辭傳曰再
辭曰固陸機文賦曰課虛無以責有翰曰課

日賈

漢書

師古曰

詔曰燕王

紹與吾有故

再辭曰固

陸機文賦曰課虛無以責有翰曰課

率也責求也文章率自虛無之中以求其象
謝莊月賦曰抽毫進牘燕然山銘註曰銘名
也述其功美
使可稱名也

雞黃裂地粹氣昇天
禮記疏曰薄天形如彈丸地在其中天炮其外

猶如鷄卵白之繞黃粹純
也列子曰清輕者上為天

蟾烏運轉萬類躡
淮南子曰日月中有跋烏而月中有蟾蜍
也謂三足鳥魏收加齊土九錫冊文曰四

騏田偏側聚會之意又潘岳西征賦作騏圓

純粹也全篤至好天
文誠不雜也
粹不雜也純粹猶也
蟾一蟾蜍郭璞云
似蝦蟆居陸地抱于玉
曰蟾蜍壽三千歲者
頭有白銀下中書字

山海錯峙幽明殊
音與駢同
星分萬國錯峙註翰曰錯雜峙
立也晉書曰幽明道別并道也

俗波生滅真
俗波所以真
為道之先也

水道先
其俗波有為法以喻波真水無為理
以况水道所謂道生之道尚屬

塵構獄一滴深湖埃消委聚
張茂先女史箴曰崇猶塵積銑曰
塵積成山尸子曰水積成川則吞

畫飭神都
舟之魚生焉埃塵也消小流也委積也飭
與飾同神都指此山言神仙之所都也

嶺

上

岑不梯鸞鷲無圖皚皚雪嶺曷矚誰廬其不

言雲梯尚不可及也吳都賦註翰曰鸞鷲鳳

凰也圖謀也莊子曰大鵬將圖南今言鳳凰

尚難圖嶺上

沙門勝道竹操松柯仰之正覺

誦之達磨歸依觀音禮拜釋迦三國名臣贊

註向日松竹貞堅也並比賢人支道林彌陀

像贊曰皇矣正覺寔兼宗師正覺佛漢名達

磨法殉道斗藪直入嗟峨龍跳絕巘鳳舉經

梵語

過神明威護歷覽山河其斗藪見第一卷馮

行之嗟峨兮註曰嗟峨山高大有張景陽七

命曰於是登絕巘溯長風善曰毛萇詩傳曰

巘小山列太山者也銑曰絕巘

高山也神明上所謂諸神祇也山也崢嶸水

也泓澄綺華灼灼異鳥嚶嚶地籟天籟如筑

如箏異人乍浴音樂時鳴其顯志賦曰觀壺

崢嶸深遂自泓澄灼灼見第一卷說文曰綺

文縉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箋曰嚶

泓明首音極水深也
鳥光加音注

嬰兩鳥聲也莊子顏成子遊曰地籟則衆竅是也人籟則比竹是也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也咸自取怒者其誰邪潛確類書曰樂書箏狀如琴而大頭十三絃其項細其肩圓鼓法以左手抱之右手以竹尺擊之隨調應律阮瑤箏賦曰箏長六尺以應律數絃有十二象十二時柱高三寸象三才釋名曰箏施絃高箏箏然一覽消憂白

煩即休人間莫比天上寧儔孫興擲筆郭詞

豈周咄哉同志何不優遊其王仲宣登樓賦曰登茲樓以四

望兮聊假日以消憂遊仙窟曰天上無雙人間有一天台賦註晉書曰孫綽字興公太原人也為永嘉太守意將解印以向幽寂聞此山神秀可以長往因使圖其狀遙為之賦郭璞璞見第一卷一謂郭象晉書曰郭象字子玄少有才理好老莊能清言太尉王衍每云聽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豈周言不可罄形容之也法花經曰咄哉丈夫何為衣食如是弘仁之年敦祥之歲月次壯朔三十之癸酉也弘仁嵯峨帝元號爾雅曰太歲在午日敦祥音乃當五年又曰八月為壯

注世靈集便蒙二

當云壯甲辰朔
人之相知不必在對面久話意
而無者略矣

通則傾蓋之遇也
李陵答蘇武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家語曰孔子

之郊遭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甚相親史記註文穎曰傾蓋猶交蓋駐車也余與

道公生年不相見幸因伊博士公聞其情素

之雅致兼蒙請洛山之記
後漢書曰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

劉備素本也戰國策蔡澤說應侯曰公孫鞅竭知謀示情素雅致見第一卷余不

才當仁不敢辭讓輒抽詞并書絹素上詞

翰俱弱深恐玄之猶白
論語曰當仁不讓於師楊雄解嘲序曰人

有朝雄以玄之尚白翰曰玄道也如染素於黑言尚白者譏其道未行也寄以瓦

礫表其情至百年之下莫忘相憶耳
瓦礫謂此篇史

記晉公子歸曰即君百歲後秦必留我情人桃葉益王獻之團扇歌曰與郎却暄暑相憶

莫相忘西岳沙門遍照金剛題
西岳高雄山也題署也

大和州益田池碑銘 并序

東大寺沙門大僧都傳燈大法師遍照金剛

文并書 古記曰弘仁中補東大寺別當釋書

法師位記天 長始為僧都

若夫感星銀漢下灑之功深湖水天池上潤

之德普 感字當作咸嘗檢手書草本作咸咸星即咸池也蓋澣天池之池為咸星

矣史記天官書曰西宮咸池曰天五潢索隱

按元命包曰咸池主五穀其星五者各有所

職咸池言穀生於水含秀含實主秋垂故淮

南子曰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上天則為雨

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不得生百事不得

不成天池海也莊子曰南冥天池又曰河潤

九里澤 故能中崑因之而鬱茂蟲卵賴之長

生 中與草同崑草 之摠名與冉同 至若八氣播植五才陶冶

北方之行偏居其最坎之為德遠矣哉皇矣

哉淮南子曰凡八統之氣是出寒暑以合八

正必以風雨高誘註曰八正八風之正也

以風雨八統之內播布也尚書曰播時百穀

植種也江賦曰咨五材之並用寔水德之靈

長善曰五才杜預曰金木水火土也陶谷見

上漢書音義曰上功曰最徐陵丹陽上庸路

碑曰大矣坎德之為用也

周易曰坎為水為溝瀆

粵有益田池兩尊

兩尊伊尹贊諾尊伊

葬冊尊鼻子之州

初產之洲謂大和國也見第一卷漢書楊雄

傳曰或鼻祖於汾隅註劉德曰鼻始也州當

鼻子之州八鳥初導之國

河洲神武紀曰皇師欲越中洲而山中嶮絕

無復可行之路時夜夢天照太神訓于天皇

曰朕今遣頭八咫鳥宜以為鄉導者果有頭

八咫鳥自空翔降是時大伴氏之遠祖日臣

命帥大來日督將元戎踰山啓行乃尋鳥所

向仰視而追之遂達于菟田下縣因號其所

至之處曰菟田穿

邑穿邑此云于

邑介知能務羅

地是漢諸之舊宅號則村

井之故名

古鈔曰漢諸人名

此地名村井也

去弘仁十三年

仲冬之月前和州監察藤納言紀太守末等

古鈔曰前和州監察者藤原繩王也按公卿補任曰繩王弘仁八年薨則非是者必矣若其是藤原緒嗣矣大同二年曾為畿內觀察使弘仁十年任中納言十二年轉大納言蓋是其人乎紀太守即和州太守紀姓末等名也

慮元陽之可支歎膏

腴之未開占斯勝處矣請之綸詔即應元陽見第

一卷李斯上書註銑曰膏腴良地也禮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紉鄭氏註曰言言出彌大也爰則令藤紀二公及綸今有秩畜夫所佩也

圓律師等初功未幾皇帝逝駕汾襄藤公從

之辭職紀守亦遷越前藤紀藤納言紀太守也圓律師古抄曰法

相宗碩學真圓律師者也初也與創同孟子曰創業垂統逝字當作遊書誤矣皇帝謂嵯峨帝也謝靈運應詔詩曰昔聞汾水遊莊莊子曰堯見四子蔡姑射之山汾水之陽莊子又曰黃帝至襄城之野今按汾水襄城並比太上皇宮仙洞姑射之類皆是也遷謂為越州刺史也

今上膺堯揖讓馭舜寶圖照玉燭乎

二儀撫赤子於八島

今上海和帝也孔叢子曾子謂子思曰舜禹揖

讓湯武用師非相詭乃時也馭與御同寶圖謂寶位不空賀表曰纘堯寶圖復禹不纘爾雅曰四氣和謂之玉燭註曰道光照徐廣曰天地謂之二儀說苑曰聖人於百姓其猶赤子乎餒者食之寒者衣之八島即大八洲國也

簡伴平章事國道代

檢國事并拔藤廣任刺史兩公檢校池事

伴

伴氏平章事即參議國道名詳于第三卷古鈔曰藤廣姓藤名藤廣任大和守也

於

焉青鳧引塊數千之馬日聚赤馬驅人百計

之夫夜集

青鳧謂錢也于寶搜神記曰南方有蟲其形似蟬而大其子著草葉

如蠶種得子以歸則母飛就之殺其母以塗其錢以其子塗其貫用錢貨市旋則自還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蚨與鳧音同初學記引搜赤馬船名也詳第一卷

車馬轟轟而電往男女礮礮而雷歸土零零

而雪積堤倏忽而雲騰

轟轟群車聲也左大冲三都賦曰車馬雷

駭轟轟闐闐，見上雷與雷同。毛詩曰：雨霽零霏，傳曰霏霏雪，自漢書曰：辰條忽，其不再。師古曰：條，忽疾也。宛如靈神之塹，塹還疑洪鑪之化。

產成也不日，畢也不年，造之人也，辨之天也。

老子曰：塹，塹以為器。河上公曰：塹，和也。塹土也。洪，大也。莊子曰：以天地為大爐，以造化為

大冶，毛詩曰：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爾，迺池之為狀也。左龍寺

右鳥陵大墓南，聳敵傍北峙。水眼精舍鎮其

良武遮荒壟，押其坤。

龍寺古鈔 一曰龍門寺 按釋書曰

州高市郡人勤營建龍蓋寺龍鳥陵白鳥陵

日本紀曰日本武尊征東夷歸至伊勢國能

褒野崩葬於能褒野陵時尊化白鳥從陵出

指倭國而飛之群臣開其棺觀而視之明衣

空留而屍骨無之於是遣使者追尋白鳥則

停於倭琴彈原仍於其處造陵焉白鳥更飛

性靈集卷二

二十七

周禮曰九州名山為地鎮注曰鎮各山安地德也
武遮荒隴古鈔曰武內大臣廟也押亦鎮之
意也
十餘大陵聯綿虎踞四面長阜邈迤龍臥

雲蕩松嶺之上水激檜隈之下
十餘大陵畝傍山東北陵

葬神武天皇畝傍山北葬綏靖天皇畝傍山
南御陰井上陵葬安寧天皇畝傍山南繼沙
谿上陵葬懿德天皇見于日本紀檜隈坂合陵葬
欽明天皇檜隈安古山陵葬文武天皇見于
本紀如是類矣文選註曰聯綿不絕自說文
曰邈迤旁行連接也木玄虛海賦曰蕩雲沃

白註曰水畔生雲故蕩之鵠冠子曰水
激則悍延喜式曰檜隈坂在高市郡春練

映池觀者忘歸秋錦開林遊人不倦鴛鴦鳧

鳴戲水奏歌玄鶴黃鸝游汀爭舞龜鼈延頸

鮒鯉掉尾淵獺祭魚林鳥反哺
謝靈運詩曰遊子澹忘歸

崔豹古今註曰鶴千歲則變蒼又二千歲變
黑所謂玄鶴也漢書註師古曰鵠水鳥廣韻
曰黃鵠也史記宋元王曰龜見寡人延頸前
上林賦曰捷鱗掉尾禮記月令曰孟春之月

獺祭魚束哲補云詩曰黠黠林鳥受注浦如積注哺于子毛詩曰樾彼及注哺尚在微禽

水含天疊山倒景深也似海廣也超淮笑昆

明之非儔晒樛達之猶小注水成淵蛟龍生焉

梁簡文帝臨秋賦曰水含天而難別倒景見

上爾雅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四瀆者發源注

海者也疏曰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海

漢書曰發蒲吏穿昆明池臣瓚曰西南夷傳

有越雋昆明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漢使求身

毒國而為昆明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

象之以習水戰周圍四十里樛達昆上也虎嘯鼓濤則驚汰沃漢

龍吟決堤則容與不飽襄陵之罔象不得益

其塘焦山之女魃不能涸其底注楚辭曰虎嘯

舉而景雲從張衡歸田賦曰龍吟方澤王逸

九章註曰汰波也西京賦曰散似驚波洞簫

賦註善曰容與寬裕之自也尚書曰湯湯洪

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國語仲尼曰丘聞之

水之怪龍罔象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有山名

不勾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所居不雨

六郡蒙潤萬澮湯湯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未詳何郡和州十五郡添上添下平郡廣瀨

葛上葛下忍海宇智吉野宇陀城下城上高

市府十市山邊孔氏尚書傳曰湯湯

流負傷尚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舞之蹈

之詠千箱以擊腹手之足之唱萬歲而忘力

毛詩序曰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千箱

見第一卷莊子曰赫胥氏之時人居不知其

所為行不知其所之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漢

書曰殿上群臣皆稱萬歲大笑為樂忘力用

壞父之事見第一卷歎蒼海之數變索銘詞乎余筆負

道不才當仁固辭不能課虛吐章迺為銘曰

神仙傳曰麻姑謂王方平曰自接待以來見

東海三變為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者

畧半也豈復為陵乎方平曰東海行復

揚塵耳貧道當仁固辭課虛並見于上

希夷象帝一未萌老子經曰視之不見名

註曰無色曰夷無聲曰希又曰吾不知誰之

子象帝之先註曰道似存天帝之前此言道

乃先天地生也按字書音墜相傳一為天一為地蓋取形象也 **盤古不出**

國常無生 四句說清濁未判 任昉述異記曰昔盤古

膏為江海毛髮為草木吳楚間說盤古氏夫

妻陰陽之始也昉按盤古氏天地萬物之祖

也然則生物始於盤古日本紀曰古天地未

剖陰陽不分渾沌如雞子天先成而地後定

于時天地之中生一物狀如 **元氣倏動葦牙**

葦牙便化為神號國常立尊

乍驚八風扇鼓五才縱橫 其一 造化施功 漢書曰太極元

氣分一為二東哲補亡詩 **日月運轉山河錯** 曰四時遞謝八風代扇

峙千名森羅萬物雜起 萬物漸成 李善上文選表 曰麗山川以錯峙張

衡南都賦曰百種千名張正見 **藤膚既隱稷** 稷始生 女德有功 俱全曰劫

杭爰始天池人池灑露功似 其二

初時人皆如色界飲食喜樂長壽久住地味漸生其味其美其香鬱馥時有一人稟性耽味麤香取食餘人隨學競取食之爾時方名初受段食故身漸堅重光明隱沒黑闇便生

日月衆星從茲出現由漸耽味地味便隱從
斯復有地皮餅生競耽食之地皮餅復隱爾
時復有林藤出現競取食故林藤復隱爾時
有非耕種香稻自生衆共取之以充所食今
按膚謂地皮餅也若據長阿含曰地皮又
滅又生地膚不出此林藤人池謂益田池是也

堯後禹慮厚恤人智略廣運慈悲且仁機事

不測成功若神潤物如雨榮人似春其三

今上二帝後漢書曰智略謀慮于寶晉紀總論
帝之德日機事之失十恒八九也註翰曰機微之事

多失也周易曰陰陽不測之謂神曹
植責躬詩表曰施暢春風澤如時雨

震有司創功紀藤其四其績圓豐伴相施計

原守在公良才奇術民具靡風其四

語曰蓬豆之事則有司存紀藤紀太守藤納
言頭陀寺碑曰會稽孔府君諱觀爲之薙草
開林果績成功績也許慎淮南子註曰果成
也伴相伴平章事原守藤原和州太守藤廣
毛詩曰夙夜在公箋曰公事也又曰赫赫師
尹民具爾瞻傳曰具俱瞻視也潘安仁閑居

賦曰訓若風
行應如草靡
爰有一坎其名益田堀之人力

成也自天車馬霧聚男女雲連歸來似子畢

功不年其五
言益田池備尤陽有益田之用故為名毛詩曰有命自天史記

日天下之士雲合口霧集毛
詩曰經始勿亟庶民于來
深而且廣鏡徹緝

色混濇渺瀰瞻望罔極百溪之宗萬派之職

魚鳥涵泳虬龍斯匿 其六
叙池之海賦曰泚泚混濇渺瀰

註善曰泚泚混濇深廣之自渺泚泚漫曠遠
之自混本作沈毛詩曰昊天罔極又曰
流水朝宗于海箋曰喻諸侯朝于天子春見
日朝夏見日宗左傳杜預註曰職主也左思
吳都賦曰龜鼈鱗鱗涵泳其中劉註曰涵沈
也揚雄方言曰南楚謂汎為涵泳潛行也見
爾雅埤雅曰龍八十一鱗九九之數有
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

汎溢留畚播殖孳孳我藝穉穉我穡如坻如

京足兵足食井田我事堯帝何力 其七
稱禾穀豐登歸之池之

功畎澮見第一卷流布之本畎作沃者誤矣
 檢手書本作畎按古文尚書作濬畎距
 禮記曰易曰不耕獲不菑畲凶註曰田一
 歲曰菑二歲曰畲三歲曰新田菑與菑同孟
 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者舜之徒也註曰
 孳孳勤勉之意藝說文曰種也毛詩曰禾役
 穰穰傳曰穰穰苗好美也說文曰穀可收曰
 穰坻京見第一卷論語曰子貢問政子曰足
 食足兵民信之矣井田謂鑿井而飲耕田而
 食之事見第一卷手書彙尾曰天長二年云
 云

大唐神都青龍寺故二朝國師灌頂阿闍梨

慧果和尚之碑

史傳所載者則天光宅元年東都改為神都
 今指西京青龍寺在西京吳殿纂和尚行狀
 亦題大唐神都青龍寺蓋褒稱之矣付法傳
 曰代宗德宗及以南內三代皇帝以為灌頂
 國師南內興慶宮也順宗此時稱本僧史略
 曰國師西域昔有尼健子學通二藏兼達五
 明舉國歸依乃彰斯號此土則北齊有高僧
 法常演毘尼涅槃通禪法齊王崇為國師此

為始也 日本國學法弟子苾芻空海撰文并書要覽

日本國學法弟子苾芻空海撰文并書

要覽

苾芻梵語是西夫草名古師云所以不譯者蓋
含五義故一者體性柔軟喻出家人能折伏
身語麁獷故二引蔓旁布喻出家人傳法度
人連延不絕故三馨香遠聞喻出家人戒德
芬馥為眾所聞故四能療疼痛喻出家人能
斷煩惱毒害故五不背日光喻出家人常向
佛自故又與比丘
同當詳第五卷

俗之所貴者也五常道之所重者也三明惟

忠惟孝彫聲金版其德如天蓋藏空室乎

王僧

齋懺悔禮佛文曰道之所貴空有兼忘行之所
重真假雙照法苑珠林曰世俗所尚仁義禮智
信也含識所資不殺盜淫妄酒也論語疏曰五
常仁義禮智信也此五者人性之恒不可暫捨
故以謂五常也俱舍曰如契經說無學三明彼
於六通以何為性頌曰第五二六明治三際愚
故釋曰第五二六明者第五宿住通是第一宿
住智證明第二天眼通是第二死生智證明第

六漏盡通是第三漏盡智證明治三際愚故者
於六通中唯三名明謂能對治三際愚故宿住
智明治前際愚死生智明治後際愚漏盡智明
治中際愚尚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
劉孝標廣絕交論曰聖賢以此鑄金版而鑄盤
盂註曰金版金匱之書史記曰帝堯其仁如天
左思魏都賦曰安圖錄於石
室註曰石室藏祕書之所
嘗試論之不滅者

也法不墜者也人其法誰覺其人何在乎爰

有神都青龍寺東塔院大阿闍梨法諱慧果

十表

和尚者也

大日經曰此真言相非一切諸佛所
作不令他作若諸如來出現若諸如

來不出諸法法爾如是住論語子
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大師拍掌

法城之行崩誕迹昭應之馬氏

拍掌據祕藏
記有三義謂

除障警覺歡喜也警覺有自他今言為護法城
自警覺起自證二昧故言拍掌維摩經曰為護法
城受持正法什師曰法城即實相法也使物無
異見故言護也復次一切經法皆名法城護持宣
布令不壞也行崩謂興廢也誕迹謂降誕化迹
也唐書地理志曰昭應隋新豐縣天寶二年分

新豐萬年置會昌縣七載省新豐縣改會昌為昭應天縱精粹地冷神

靈種惟鳳卵苗而龍駒論語子貢曰固天縱之粹聖楚辭曰吸精

粹而吐氣濁粹亦精也冷爐鑄也毛詩曰崧

高維岳降神生甫及申李德林加隋公大丞

相詔曰感山河之靈應星辰之氣晉書曰陸

雲字士龍幼時吳尚書廣陵閔鴻見而奇之

曰此兒若非龍駒當是鳳雛

高翔擇木翬塵之網不能羅

之師步占居禪林之葩實是卜食江希範與陳伯之書

曰慕鴻鵠以高翔左傳仲尼曰鳥則擇木木

豈能擇鳥杜預左傳註曰囂聲也塵土也江

文通雜體詩曰超迹絕塵網智度論曰如師

子四足獸中獨步無畏能伏一切佛亦如是

於九十六種外道中一切降伏無畏故名入

師于楚辭有卜居篇慧命法師詳玄賦曰託

禪林而遣慾尚書曰我乃卜澗水東灑水西

惟洛食孔氏傳曰卜必先墨畫龜然後灼之

兆順遂乃就故諱大照禪師師之事之其大

德也則大興善寺大廣智不空三藏之入室

食墨

也昔鬻齒之日隨師見三藏三藏一曰驚異

不已竊告之曰我之法教汝其興之也故諱具當

云故曇貞大照禪師今略但云諱按景寶付

法傳勘註引青龍曇貞傳曰大照禪師法諱

曇貞然其本今不流行故不得詳行業推大

照禪師諡號矣大興善寺在京師嚴郢大廣

智三藏碑曰大曆九年夏六月癸未滅度於

京師大興善寺祖庭事苑入室註引法華曰

著如來衣入如來室潘岳楊仲武誄曰予之

邁閱曾未齒髮註鄭玄周禮註曰齒毀齒也

男子八歲女七歲

埤蒼曰鬻髦也後漢周燮傳其父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既而

視之如父撫之如母指其妙蹟教其密藏論語

子曰聞也視言猶父予不得視猶予也毛詩

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育我疏曰拊音

撫孔穎達周易疏

曰蹟謂幽深難見

普賢行文殊讚聞聲止口年登救蟻靈驗處

多請來錄曰梵字大佛頂真言一卷梵字大隨求真言一卷普賢行願讚一卷五紙文

殊讚法身禮一卷三紙孔融薦禰衡表曰目
所見輒誦於口耳所聽聞不忘於心救蟻
見于時代宗皇帝聞之有勅迎入命之曰朕

有疑滯請為決之大師則依法呼召解紛如

流伏宗李唐第九王名豫肅宗長子蔡邕獨

以為稱漢因而不改也大師謂慧果也付法

傳曰和尚即念兩童子依法加持請降摩

醯首羅天法力不思議故即遍入童子和尚

自王言法已成隨聖意請問皇帝下座問天

則說二世事委告帝王曆數左思詠史詩曰

遭難能解紛尚書曰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

哉皇帝歎之曰龍子雖少能解下兩斯言不

虛左右書紳入瓶小師于今見矣阿育王傳

王見一七歲沙彌將至屏處而為作禮語言

莫向人道我禮汝時沙彌前有一澡餅沙彌

即入其中復還出來而語言王慎莫向人道

沙彌入澡餅中復還來出王言我當現向人

說不復得隱是以諸經皆云沙彌雖少亦不

可輕王子雖少亦不可輕龍子雖少亦不可

輕沙彌雖少能度人王子雖少能殺人龍子雖少能興雲論語曰子張書諸紳註曰紳大帶也下蘭贊迷太子賦曰從爾已還驥駮迎

送四事不缺張衡南都賦曰驥駮齊鑣濟日驥駮駿馬名增一阿含曰於四

事中心衣服飲食臥具醫藥無所乏短年滿進具孜孜照雪三藏

教海波濤唇吻五部觀鏡照曜靈臺不空表日當不

空進具之日亦有誠願進具進具戒也謂二十歲四分僧羯磨白詞曰年滿二十二衣鉢

具周書曰孜孜無怠說文曰汲汲也孫氏世錄曰孫康家貧無油常映雪讀書二藏經律論也大唐聖教序曰八藏三篋之文波濤於日海曹問六代論曰逆謀消於唇吻都部陀羅尼目曰瑜伽本經都十萬偈有十八會初會經名一切如來真實攝其經說五部佛部毘盧遮那佛金剛部阿闍佛以寶部寶生佛以為部主蓮華部阿彌陀佛羯磨部不空成就佛以為部主日經疏曰如聞脩行得了了明徹猶如鏡中而觀面像是為觀也靈臺見第一卷洪鐘之響隨機卷舒空谷之應逐器行藏始則

四分乘法後則三密灌頂

鐘谷卷舒行藏並見第一卷四分即

曇無德部也人名曇無德此云密法稱四分南山戒疏曰言四分者顯宗旨佛滅百年興斯名教相傳云於上座部搜括博要契同已見者集為一部四度傳文盡所詮相故云四分此據說之所至非義判也二十鍵度離分三分行宗記曰律中二十鍵度受戒說戒二鍵度在第二分尼律後安居下十六鍵度自為第三分房舍雜法二鍵度在第四分乘乘御也羯磨疏曰法是僧乘方名彌天辯鋒不能羯磨三密灌頂見第一卷

交刃天輟智象誰敢極底

高僧傳曰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

人也家世英儒早失覆蔭為外兄孔氏所養年七歲讀書再覽能誦至年十二出家神性聰敏而形負甚陋後事佛圖澄為師澄講安每覆述眾未之恆後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隣襄陽習鑿齒鋒辯天逸籠罩當時早已致書通好乃往稱言四海習鑿齒安曰彌天釋道安時人以為名荅李華古戰場文曰白刃交兮寶刀折史記曰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為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為務客有見髡於

梁惠主壹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主欲以卿相
位待之髡因謝去終身不仕齊人頌曰談天衍
彫龍奭炙轂過髡註劉向別錄曰過字作輶輶
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
千髡智不盡如炙輶也涅槃智度等中說三獸
渡河之喻以深智比象而云獨大香象王到其
源底今云極
底據此也 是故三朝尊之以為國師四眾

禮之以受灌頂四眾比丘比丘尼 若乃旱魃

焦葉召那伽以滂沱商羊決堤驅迦羅以泉

泉矣其感不移晷其驗同在掌旱魃見于上

明云龍滂沱大雨自孔子家語曰齊有一足之鳥
飛習習一作集於公朝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齊侯
使使聘魯問孔子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
筮童兒有屈其一脚振訊兩肩而跳且謠曰天
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
趨治溝渠脩隄防將有大水為災頃之太霖雨
水溢泛諸國傷害民人唯齊有備不敗法華文
句曰迦樓羅此云金翅翅翮金色居四天下太
樹上兩翅相去三百三十六萬里有人言莊子
呼為鵬泉明也毛詩曰泉泉出曰高僧傳曰晉

涉公驗若指掌密軌中有迦樓羅天法天
能伏龍故不能降雨驅者勸發之謂也
皇帝

皇后宗其增益瓊枝玉葉伏其降魔斯乃大

師慈力之所致也
降魔即調伏也於四種壇法
中舉一影彰餘二離騷曰折

瓊枝以繼佩徐陵與北齊宗室書曰金柯玉葉

霞振雲從左傳曰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預諫

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伏歎服也
縱使財

梁武帝涅槃經疏序曰現慈力以應化

帛接軫田園比頃有受無貯不肩資生或建

大曼荼羅或修僧伽藍處
自縱使下約十唐
波羅蜜記行狀
高僧傳曰法順財

帛靡悵廣絕交論曰流水接軫向曰接軫言多

也軫車後之橫木也頃田百畝也不肩見序龍

猛菩提心論曰凡夫執著名聞利養資生之具

務以安身建大曼荼羅謂造立佛菩薩像也僧

伽藍
見上濟貧以財導愚以法以不積財為心以

不悛法為性故得若尊若卑虛往實歸自近

自遠尋光集會矣
唯識論曰施有二種謂財
施無畏施法施菩薩戒本

曰若諸菩薩正求財者來現在前不起哀憐而脩惠捨正求法者來現在前性慳法故雖現有法而不給施是名第二化勝處法頭陀寺碑曰道勝之韻虛往實歸佛說心明經曰世尊乃笑五色光從口出照十方五趣之類欲至意開罪除尋佛來請佛所訶陵辨弘

經五天而接足新羅惠日沙三韓而原戴唐書

南蠻傳曰訶陵國在南方海中洲上東與婆利西與隨婆登北與真臘接南臨大海付法傳曰訶陵國僧辨弘在本國日誦持如意輪瑜伽稱得法力聞大毘盧遮那胎藏大法在

南天竺即向南天路中忽遇一人曰公何處去答聞南天有胎藏大法裝束取路曰彼法者不空阿闍梨傳大唐國彼弟子慧果阿闍梨今見在長安青龍寺傳授若往必合受言畢不見更却詣青龍寺和尚為開灌頂傳授胎藏大法法華經曰頭面接足禮唐書東夷傳曰新羅國本弁韓之苗裔也其國在漢時樂浪之地東及南方俱限大海西接百濟北隣高麗惠日行業不詳杜氏通典曰馬韓後漢時通焉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其後為百濟新羅所吞

劍南則惟上河北則義圓欽風振錫渴法

為楚

唐書地理志曰劍南道蓋古潯州之域

九又曰河北道蓋古幽冀二州之境為州二

十九都護府一縣百七十四高僧傳曰欽其

風德友而敬焉唐高宗太慈寺碑曰振錫烟

霞之外大方便報恩經曰湯法情重不惜身

命蒙求舊註曰蘇章負笈追師不遠千里惟

上義圓行狀不詳慧果行狀曰訶陵辨弘新

羅惠曰並授胎藏師位劍南惟

上河北義圓授金剛界大法

若復印可紹

接者義明供奉其入也不幸求車滿公當之

也 義明義滿並行業不詳慧果行狀曰義明供

奉授兩部大法僧史略曰內供奉授僧者

唐肅宗聚兵靈武至德元年迴趨扶風僧元敏

受口勅孝經曰周公其人也論語曰有顏回者

好學不幸短命死疏曰不應死而死曰不幸也

又曰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註曰顏路顏淵父

也家貧故欲請孔子

之車賣以作槨也 **沐子之顧蒙三密之**

教則智璨攻壹之徒操敏堅通之輩

澹槃經曰如來

等視一切眾生猶如一子古鈔曰義智文璨

義政義壹義操義敏行堅圓通行狀無所考

並皆入三昧耶學瑜伽持三祕密達毘鉢

三昧耶謂入曼荼羅受灌頂也大日經說五種

三昧耶疏曰三昧耶者即是不可違越義也略

言之即是戒義也瑜伽譯為相應大日經疏曰

瑜伽即是此尊應理之行也三祕密即三密也

三十七尊出生義曰三祕密教說時方至毘鉢

謂觀也起信論曰所言觀者謂分別因緣生滅

相隨順毘跋舍那觀義故名義集引此文作毘

鉢舍那香象疏曰此云觀今按瑜伽具止觀之

也或作一人師或為四眾依法燈滿界流

遍域斯蓋大師之法施也

此皆類白虎通曰帝

王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已才能劣一人耳

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謂之一人

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內所

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於予一人孝經

註曰蓋猶略也孝從辭親就師落飾入道浮

道廣大此略言之

囊不從他油鉢常自持

因果經曰過去諸佛

捨飾好剃鬚髮浮囊見于上涅槃經曰譬如

大眾滿二十五里王勅一臣持一油鉢經里

中過若棄一涕當斷汝命復遣一人拔刀在後盡心堅持不棄涕油菩薩亦復如是於生死中不

失念惠松竹堅其心冰霜瑩其志四儀不肅而成三業不護而善大師之尸羅於此盡美

矣已上舉魏徵時務策曰清若冰霜四儀行住坐臥摩訶止觀曰四儀生心動念皆是觀察

勿令濁心得起孝經曰其教不肅而成大般若經曰諸菩薩應以無護而為方便圓滿淨戒波羅蜜多犯無犯相不可得故名義集曰尸羅此云清涼古師翻戒戒以防止為義能防惡律儀

無作逸非論語日謂武盡美矣經寒經暑不告其苦遇飢遇

疾不退其業四上持念四魔請降十方結護

十軍面縛能忍能勤我師之所不讓也已上舉進二

四上四時上堂也四時一切時處儀軌曰三謂晨午昏加夜半成四求聞持儀軌曰隨其力能或一日一上或一日兩上四魔見第一卷結護結界護持也智度論曰問曰何處說欲縛等諸結使名魔答曰雜藏經中佛說偈語魔王欲是汝初軍憂愁軍第二飢渴軍第三愛軍在第四

第五眠睡軍怖畏軍第六疑為第七軍含毒軍
第八第九軍利養者虛妄名聞第十軍自高輕
慢於他人汝軍等如是面縛見第
一卷論語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遊法界宮

觀胎藏之海會入金剛界禮遍智之麻集
日大

經曰薄伽梵住如來加持廣大金剛法界宮疏
曰法界者廣大金剛智體也此智體者所謂如
來實相智身心主所都故曰宮也疏又曰由三
密方便自心澄淨故諸佛密嚴海會悉於中現
胎藏理界名義詳疏第三卷金剛智界名義見
疏第一卷遍智見上金剛頂經曰時一切如來

滿此佛世界
猶如胡麻

百千陀羅尼貫之一心萬億曼

荼羅布之一身

大日經疏曰以字門轉故能
出生百千萬億旋陀羅尼也

陀羅尼此云揔持祕藏記曰所以陀羅尼名
揔持者一字中含藏一切法文譬如大地含
持一切諸物貫一心謂心會諸記也金剛頂
經曰一切曼荼羅自身一切支悉成諸佛聚
無此不思議大日經疏曰布諸支分者支分
卽是自心也由此心卽攝一切身分離心無
身離身無心亦同
於阿字故互文也
若行若坐道場卽變
行坐

影顯立臥僧肇維摩經註曰若能懷道場於胸中遺萬累於身外者雖復形處憤鬧迹與事隣舉動所遊無非道場法華經曰時娑婆世界即變清淨瑠璃為地在眠在

覺觀智不離

金剛頂義訣曰脩習瑜伽者若寢息時想入金剛三昧謂心寂

靜如入涅槃當想自身為五智印相而有光明圍繞若起時想從金剛三昧起大日經疏曰行者已得淨除五障三昧爾時於自心中常見十方一切佛妙相湛然如觀明鏡乃至於諸威儀去來睡寤皆不離如是佛會因緣是以與朝旦而驚長

眠將春雷以拔又蟄我師之禪智妙用在此

乎

已上文舉禪智二度義應兼惠王齊之念佛三昧詩曰妙用在茲涉有覽無今言驚他長眠拔他久

蟄是禪智化物之妙用也

示榮貴導榮貴現有疾待有疾

應病投藥悲迷指南

已上文舉方便波羅蜜隋煬帝遺江總檄曰公等身保榮貴

名垂竹帛智度論曰隨時所尚佛生其中釋迦出剛強之世託玉種以振威迦葉生善順之時居淨行以標德維摩經曰其以方便現身有疾以其疾故皆往問疾維摩詰因以身

疾廣為說法註肇曰同我者易信異我者難
順故因其身疾廣明有身之患智度論曰應
病投藥令不增減張衡東京賦曰幸見指南
於吾子註綜曰言已之感不知南北今先生
指以示我我則足以下三隅反常告門徒曰人之貴者不過

國主法之最者不如密藏大日經疏曰此經是

之藏於大乘衆經威德特尊猶如千目各釋
天之王又曰我一切諸有所說皆依此而得
者如上一切智地無盡莊嚴境界及餘無量
修多羅佛所稱數一切行果無不因此得之

乃至所以稱大日經王者策牛羊而趣道久
非為此乎廣韻曰最極也

而始到駕神通以跋涉不勞而至大日經疏曰龍樹以

為如遠行乘羊去者久久乃到馬則差速若
乘神通人於發意頃便至所謂不得云發意
間云何得到神通相爾不應生疑則此經
深旨也毛詩傳曰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諸

乘與密藏豈得同日而論乎佛法心髓要妙

斯在乎史記趙高曰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吳

都賦曰畧舉其梗無畏三藏脫躡王位金剛

親教浮盃來傳豈徒然哉小思議法師供養法疏曰中天竺國

王有四子者其王臨命之時王后請問何子當為嗣位答曰小子可能繼位也父王崩後

王后及諸兄大臣等奉請小子答曰我有誓願不堪繼位也二請已後強令繼位遂即王

位亦思惟我住此國不得出家我阿姨隣國為后宜以投託方便逃出奔赴其國王后悲

泣曰汝姓是刹帝利淨飯王子孫釋迦如來遠從姪也我聞釋迦捨太子位乃成正覺汝

同釋迦捨國王位發大誓願必得成佛哉今日以後隨百姓門持鉢乞食鹿飯持齋可以悲傷矣為請境內高德法師為作弟子出家學問稟性明惠雖學不多年所學者盡達經歷五十餘國所謂小子者厥號善無畏三藏和上即是淮南子曰堯年衰志憫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脫躡也躡與蹤同貞元錄曰沙門跋白羅菩提唐云金剛智南印度摩賴耶國人幼而出家遊諸印度雖內外博達而偏善摠持聞太支那佛法崇盛遂汎舶東遊達于海隅開元八年中方屆京邑於是廣弘祕教建曼荼羅依法作成皆感靈瑞呂向紀之曰和上本中天竺利利主

伊舍那摩第子也後因南末竺國主將軍
米准那薦聞遂稱南天竺人也親教和尚翻名
見第一卷高僧傳曰杯度者不知姓名常乘木
杯度水因而為目於江側就船人告度不肯載
累足杯中顧眄吟詠杯自然流直絕北
岸今按謂船為杯蓋據此而嘉稱之也

從金剛

薩埵稽首扣寂師師相傳于今七葉矣非冒

地之難得遇此法之不易也

要覽曰稽首謂屈頭至地故又

稽謂首至地稽留少時也此節周禮九拜之初拜也扣寂見于序毛詩傳曰葉世也遊仙

窟曰在漢則七葉貂蟬冒地與菩提同梵語轉也
也大日經疏曰佛優曇華雖則難遇然此真言
法要倍復難遇之何以故此是如來祕藏長夜
守護不妄授人苟無頓悟之機則不人其手若
眾生一見此漫荼羅者無始以來惡業重障摧
滅無餘必定得大菩提記故非鉅根薄福之人
所能遭也一見尚難何況次第修行
是故建胎藏之大壇開灌
頂之甘露
此特舉胎藏者良以太悲胎藏生曼荼羅於薩婆若平等心地畫作十界輪圓壇為欲普門示現攝一切眾生故遍一切處示同彼身以利生為要故且舉胎界明

攝一切生也義必應建金剛大壇矣法崇尊
勝陀羅尼疏曰阿密栗多鼻曬爾唐云甘露
灌頂亦稱云不死句藥中家上者無過甘露
著毒之者服乃必除聞提不信謗法尤深灌
頂加持定當不死譬天降甘雨
草木生牙灌頂潤身亦成證
所期若天若

鬼觀尊儀而洗垢或男或女掌法味而蘊珠

一尊一契證道之徑路一字一句入佛之父

母者也汝等勉之勉之我師之勸誘妙趣在

茲也已上說願力二度力有二種謂思擇力
修習力也自常告至徒然故似有思擇
義自從金剛至甘露似期者心所願也
有修習意所期下願也

垢謂無明煩惱珠即喻菩提心契印契也言
修習一尊三昧受持一箇印明證道之徑路

也從常告至勉之
夫一明一暗天之常也
慧果之訓辭也

現存沒聖之權也常理寡尤權道多益周易

陰一陽之謂道海賦曰波如連山乍合乍散
趙岐孟子註曰權者反經而善也佛典方便
為權淨名疏曰方便是權智論語子曰多聞
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度僧淵答張君祖詩

曰摩詰風微指權道多所成遂乃以承貞元年歲在乙酉

極寒月滿任世六十僧夏四十結法印而攝

念示人間以薪盡矣永貞順宗曆號極寒十一月禮記月令疏曰季

冬於時極寒水實至盛月滿十五日也僧夏夏臘也要覽曰夏臘釋氏法歲也法華經曰

入無餘涅槃嗚呼哀哉天返歲星入失惠月如薪盡火滅

後歸彼岸溺子一何悲哉醫王匿迹狂兒悲

誰解毒歲星見于上菩提心論曰遇棧達於彼岸法已應捨筏與棧同說死曰今

日之琴一何悲也大論曰佛如醫王法如良藥法華經曰如醫善方便為治狂子故實在

而言言死無能說虛妄嗟呼痛哉簡日於建寅之十七下

坐于城邨之九泉涅槃經曰或有唱言痛哉痛哉荼毒苦哉顏延年詩

曰正殿虛筵司分簡日論語註曰夏時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也陸士衡挽歌

曰卜擇考休貞註曰卜擇葬地考其貞吉廣雅曰塋葬地也邨見第一卷文選註善曰地

有九重故
云九泉

斷腸埋玉爛肝燒芝泉房永閉想

天不及茶蓼嗚咽吞火不滅

世說曰庾文康云何揚州臨葬

云埋玉樹著土中使人情何能已李顥詩曰焦肺枯肝抽腸裂膈淮南子曰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高誘註曰紫芝喻賢智沈約安陸王碑曰仰蒼天而自訴想與許同毛詩曰以薺茶蓼註曰茶陸草蓼水草一物而有水陸之異也即所謂茶毒也嗚咽哽咽也吞火喻其苦

天雲黪黪現悲色松風颼颼含哀聲

徐陵出自前北門行曰天雲如地陣王粲登樓賦曰天慘慘無色善曰通俗文曰暗色曰黪慘與黪古字通今按庭際茶竹葉如故龍

頭松檟根新移烏光激迴恨情切蟾影幹轉

攀擬新謝玄暉答法曹詩曰庭際俯喬林毛詩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孔氏疏曰

綠竹並如空爾雅作菴音同隴與龍同方言曰秦晉之間豕謂之龍徐陵別毛永嘉詩曰徒勞脫寶劍空挂隴頭枝松檟墳上樹也任昉手樂永世書曰松檟可拱悲緒無窮烏蟾

並見于上鞞，烏拈切轉也。攀謂不自勝，哀慕也。惠勝不空，祭文曰觸目淚盈，攀號氣墮。孝經註曰：擗心為擗，所以泄哀也。嗟呼痛哉，奈苦何。弟子空海。

顧桑梓則東海之東，想行李則難中之難。波濤萬萬，雲山幾千也。

毛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傳曰：父之所樹也。

尚不敢不恭敬。徐陵內園逐涼詩曰：昔在北山北。今余東海東。左傳曰：行李之往來，杜註曰：行李，使人。今按：後來旅客皆稱行李。華嚴經曰：德雲比丘告善財言：汝已能發阿耨菩提。

提心復能請問諸菩薩行，如是事業難中之難。遊仙窟曰：十萬里之波濤，相禹遺蹤。蔡琰胡笳曰：雲山萬重，今歸路遐。來非我力，歸非我志。招我以

鈎，引我以索。泛舶之朝，數示異相。歸帆之夜，

縷說宿緣。鈎索四攝中舉之二。鞞二言鈎，召加持之所致也。示異相，古鈔曰：洋中

慧果現龍身，救急難也。宿緣謂於境界中所告也。和尚掩色之夜，於

境界中告弟子曰：汝未知吾與汝宿契之深。

乎多生之中相共誓願弘演密藏彼此代為

師資非只一兩度也是故勸汝遠涉授我深

法受法云畢吾願足矣汝西土接我足吾也

東生入汝之室莫久遲留吾在前去也

俱舍
曰青

蓮罷笑白毫掩色境界謂夢中所見境界也
大日經疏曰若境界中見本尊在漫荼羅將
引弟子灌頂弟子自稱徐陵為貞陽侯與王
僧辯書曰至於親隣之道夙契逾深
宿夙素也
宿夙音

同資謂弟子也要覽曰指歸云資者取法助

發已身行解故伯陽云不善人善人之資國

清百錄曇暹禪師書曰申接足於丹誠范彦

龍劬古詩註銑曰遲留謂稽遲不應期會

竊顧此言進退非我能去留隨我師孔宣雖

泥怪異之說而妙幢說金鼓之夢所以舉一

隅示同門者也詞徹骨髓誨切心肝一喜一

悲胸裂腸斷欲罷不能豈敢韞默

論語曰子
不語怪力

性靈集卷之二

亂神集解王曰怪怪異也最勝王經曰爾時
 妙幢菩薩詣就烏峯山禮佛足已白佛言世尊
 我於夢中見婆羅門擊妙金鼓聲中演說微
 妙伽陀明懺悔法我皆憶持唯願世尊聽我
 所說即於佛前而說頌爾時世尊聞此說已
 讚妙幢菩薩言善哉善哉善男子如汝所夢
 金鼓出聲讚嘆如來真實功德并懺悔法若
 有聞者獲福甚多論語曰舉一隅而示之不
 以三隅反則吾不復也周易曰同門曰朋史
 記於期曰每念之心常痛於骨髓王仲宣七哀
 詩曰喟然傷心肝論語曰一
 則以喜一則以懼韞包藏也 雖憑我師之德

廣還恐斯言之墜地歎彼山海之易變懸之

日月之不朽乃作銘曰

上一句言其德廣者名聞十方迹在人口

不須記之然復恐久之斯言不傳于後世山
 海變見上齊竟陵王行狀曰追勒成一家懸
 諸日月銑曰此書傳之後世如日月懸於天
 永不朽也郭有道碑曰以謀不朽之事翰曰
 不朽之事謂公前來主蘇蘇心用中
 將謀立碑也

生也無邊行願真極麗天臨水兮影萬億

佛說

薩乘願生所度之境也周易日月麗乎天
垂化釋摩訶衍論曰譬如虛空中清淨滿月輪獨
一無二體遍現於千器本覺亦如是獨
一無二體遍於諸眾生種種心相中爰有

挺生人形佛識毘尼密藏吞并餘力脩多與

論牢籠胸臆四分乘法三密加持國師三代

萬類依之下雨止雨不日即時

別叙和尚劉
在世行業論
曰聞孔墨之挺生講英獻擅奇響涅槃經曰
南無純陀雖受人身心如佛心毘尼見第一

卷賈誼過秦論曰有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
荒之心論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脩多羅
新曰素恒覽此翻法本亦譯經
淮南子曰太一者牢籠天地所化緣盡怕

焉歸真慧炬已滅法雷何春梁木摧矣痛哉

苦哉松檟封閉何劫更開
述滅後怕靜也老
之悲歎子曰怕兮其未兆

要覽曰釋氏死謂涅槃圓寂歸真歸寂滅度
遷化順世皆一義也隨便稱之蓋異俗也大
唐聖教記曰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無量壽
經曰震法雷曜法電澍法雨演法施禮記曰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消搖於門歌曰泰山其
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
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
梁木其壞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
病也遂趨而入松
槨封閉謂封墳也

遍照發揮性靈集便家卷第二

